

南華真經副墨
無

南華真經

南華真經副墨序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著

外史既測道德經已。迺復測南
華。者。道德經之註疏也。其說
建之以常無有。而出為於不為。以
破天下之貪執者。去聖遠。是德



之風微。儒墨並起。多持其似。以扣
是。非。上仁義。崇聖智。而首亂之
民。爰竊之以嚙。矢天下。以故。讖若
病。焉。以為先疾。而施劑。則君參
佐者。適以滋毒。而成人。善攝生
者。不輕試。以无妄之藥。故曰。上漁

為之。而無以為。失道而後德。失德而
後仁。仁可為也。義可為也。見素抱
朴。少思寡欲。淡寧而天下治矣。夫
之。不可為也。將欲取天下而為之。
吾知其不得已。若乃虛靜恬淡。寡
寔。無為。則其於道也。幾乎。古之

至人守宗保始。形為而為之以不為。
世出世法。莫不歸此。所謂以其真
治身。而出其緒餘以理天下。蓋自
凡蘊。以逮羲軒。莫不通於道而
合於德。退仁義而賓禮樂。明於本
度。係於末數。理之所以窮也。性之

所以盡也。命之所以至也。明此者。謂
之大道。達此者。謂之俗學。若乃斷
言語。絕名相。混漠茫沕。迥出思
議之表。則竺乳先生。禪之西方。
未始相龍。而符契若合。故予
嘗謂震旦之有南華。竺西之

貝典也。貝典專譚實相。而此則兼
之命宗。蓋妙竅同玄。實大衆之
秘旨。學子二氏者。烏可以不讀南
華。緣皆守中。則衛生之經也。地
文天壤。則止觀之淵也。藏神守
氣。則食母之學也。忘言忘慮。則

操持之要也。有情有信。則重玄
之秘也。無實無虛。則實相之理
也。因是則玄同之德也。忘我則
無相之宗也。生死一條。可不可一
貫。則解脫之門也。若乃采其
文。擷其云圃之華。資其辯給。

南華經疏卷之四
四二
河之口。則操觚揮麈之作。又
多。取焉。嗚呼。文字上起唐雲。
以逮鄒魯。稱性之譚。精絕閎
肆。孰逾南華矣。亦其矣。口寓
言。正而若反。從心曼衍。廢而中
權。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

情。則惠施咤口。公龍結舌。季真
接子之徒。又烏能測其涯涘哉。
昔吾人鄙象首。詭此經。影響
支離。多涉夢語。虛高而口義。於
稱疏暢。而通方未徹。挂漏仍
多。是知子虛一失。在墮。知猶不

能免。商賜啓予。四洲助我。仲
尼大聖。不喜沮于人人。而况其
教焉者乎。星啓欵寘。聞素無
前識。而二氏之學。載之末季。於
窺堂寘。乃復添註。是經補救
偏獎。以匡若賢之。不逮名之。副

里。和典二家之說。參訂彙同。而一
二同志。愈謂茲所未也。勉令卒
業。游歷江海。佩之寘囊。三易
歲。乃脫草。嗚呼。批導。然則
危丁之目。無金牛。索溲。生則
九皋。之肆。無留良。千我而

下。知莊叟者誰歟。若謂侮
聖畔道。之大而無當。則豈
也與。叟均之。不白於天下矣。
萬曆戊寅四月朔二日

南華真經副墨序

吾少讀南華經。意謂是陳
舛物資。牽一白耳。頃讀其
書。心目大駭。讀之七日。恍見其人。
乘龍鞭霆。逍遙于赫胥氏。左
玄冥。右參寥。演天遊天。放之與。

三十三篇。謬語皆道。漁性命自
然之情。有問及仁義禮樂者。三
問而三不答。創為不必有之人。不
必有之物。又或世所必無之事。玩
弄百出。自五帝一三五而下。性德
遭生。戲劇如顛如扭。馳若遠巡。

而不敢進。彼何為者。又敢生咳唾。
如懸河天上。在院滿院。在谷滿谷。
酌之莫可涯竟。無論其他。即西
來大藏。衣被而紬繹者。何限。又
祠人如百家。獵生精英。如入海煮
鹽。倚山禱祠。喜。世安。後將此語也。

世儒或抵其指。斗一折衡。不經之
甚。或謂生之。與孔聖爭衡。而卑
孟子。專言仁義。太史公則曰。善屬
書。雜詞。剽剽。儒墨。雖當時宿學。
不能自解。免也。嗟夫。南華下生人。
不易知。亦不易讀。古有至人。游于

方之外者。忘靜恬淡。寂寞。冥之。
為。以道漁。自然為宗。乘玄氣。騎
日月。長于上古。而不為老。与大椿
齊。斂而不為壽。將。無非其人。孔。彼
以步。空。御。空之姿。適。弗。降。之。
下。視。大。盜。攘。竊。聖人。仁。豈。取。聖

神學經 卷之五 附錄
智以濟其篡奪之謀。曰。世喪道。道喪世矣。素何執。必聖人死。而後混沌復。蓋深念至德不可見。而深嘆仁義多救于亂。亡險謬破。而後人遂尊。一議之。夫酒之流。生禍。有不罪酒人。而罪上世之始。

為酒者人曰。吾必黜其人。生將信之乎。吾竊謂生人不易知。壽亦不易讀。吾叔氏方壺先生。天誕之靈。夙有異骨。才雄學博。洞百氏外家。詔童時。即志仙遊。嘗曰。人。世浮華。石火耳。安用名為。

一曰即謝去親知長甬入栖霞山
彷徨乎蓬垢之外逍遙乎無為
之業鶉尾藪食徐于于舊注
陰符道德參同玄膚等書頃
著南華吾鄉塩村李先生博
洽羣書一見愛而讀之曰多者

與世人傳之命余序之陸子律
曰自先生往出而決家法可盡廢
矣何者南華經汪洋恣肆
語多陰恠讀者要在悟其宗
旨不必字解句裂以諸訓詁
先生逍遙若鯤鵬怒揚若蛟

南華經
卷之四
綵直悟性靈。不假言詮。非注南華。
注先生也。自問自見。自疑自寒。自
飲自知。又烏古南華。注先生。
耶。先生注南華。耶。予之讀
先生註也。蓋欣然大有當于心
者。終日適一蝴蝶。翩而下。予異

之甫。文成。益夏。廿有三日也。蝶復
來。嘻。大異哉。汝奚自而來哉。汝
奚自而來哉。豈栩栩者夢蝶耶。
抑遽者南華下仙耶。吾願乘
成以隨先生遊。相与徜徉於窠
天一也。

南華經 萬曆戊寅孟夏

從子汝多律頓首書

刻南華真經副墨序

青霞外史李齊芳子蕃撰

李子蕃曰。南華經吾讀鄙註。憾已。讀口義通義。憾少已。而更憾。讀方壺外史。而後洒然暢然。知外史氏之於我。吾霞也。外史氏予里閭。

南華經 內篇 齊俗 三
先生也。聞性命之學于溟滓先
生。遂履棄舊所。拙真乎。攝山
之陽。注南華道德。以適己志。明
大道之要。俾后来者知鄉方。書
成。予為梓之僭序。其首序曰。夫
天下事。有大難二。作述是已。作之

者之謂聖。述之者之謂明明也。
者明也。謂以己意明作者所以也。
作者之意明。則知言之功。與立言
等。夫為南華下述者。更難之難
耳。何以故。非等見故。南華後
仁義首道德。左先王之法言。經

生與士驟而聞之。強者仇。餒者懼。
蹇淺者廢。譬彼芥薑。困懷中
穎。黃口不嚙也。廼秋牙。俞兒。善而
羞之。且以餌客。而稱旨。故南華經
有不可讀者三。不可不讀者三。東
於教。不可讀也。內外。不可讀也。

法眼不具。不可讀也。不可不讀者
三。一卷舒變化。雲龍天鬼。二。屬
辭比事。善体物情。三。兼綜條
貫。集二氏之大成。故通人皆南
華。而曲士守邊見。衆謂侮聖
畔道。非然矣。夫作者。繼緒往

聖梯後昆俾誕登于岸。
仁天下不薄也。迺今視其言如鳥
喙之暝。而莫之敢試。則不待于
言。勿求于心之過耳。天下不盡贖
贖也。而希不以其書覆。夫果
肉天下。則六經尚矣。若迺郊祀上

下。則臆眩廢而玄酒陳。其故何
以。道之入口。淡乎其無味。用之不
可。既其出口也。亦然。將使斯世
斯民。澹漠無為。虛綠葆真。
去擗冶化。而入于窳天。則南華
道德之所稱述。此其謂歟。古之

為道者。唯此。故先堯舜。而
帝。道德有升降。后堯舜
而師。功業有差等。儒者立
極于堯舜。而萬世師。仲尼
止矣。然而未出於非人。不止于盡
慮。則至矣。而又有至焉者。所謂

神堯。宵喪於姑射。仲尼往
後。於兀駘。彼濛濛者。固不自
大也。夫至道。聖人不能盡也。天
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稱理而
論。胡謂乎。侮大聖。肆大道耶。
夫小知不及大知。則蜩與鷦鷯。

南齊書 卷之五
羣大鵬而啖之。且也。守圭竇
而窺容光。微指芥粟。細察毫
芒。自謂明之至矣。若與蒼目觀
而眺滄海。紅紫互飛。光耀無
極。一時耳目。何如哉。又况乎乘
雲氣。挾日月。倒景而下視者。

焉。夫學然後知不足也。人恨不
自度耳。有能待外史氏之
書而讀之。相與解。執情而融
習見。若之何其不洒然暢然
若。若漢家覆而觀。窳廓乎。
而某也。又得公之四方。亦大雅

南華經 內篇 齊物論 九
名子所樂聞也。

萬曆戊寅端陽日

批點莊子法

標題

主意

肯綮

精粹

段絡

莊子音叶

從四聲等韻叅訂玉篇直音隨註於本文之下以便誦讀有不可以字叶者但云某平某

上因其字而調之則其音自出

莊子南華真經篇目

虛字卷之一

內篇

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靜字卷之二

人間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恬字卷之三

外篇

駢拇第八

馬蹄第九

胠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天地第十二

澹字卷之四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至樂第十八

寂字卷之五

達生第十九

山木第二十

田子方第二十一

知北遊第二十二

寔字卷之六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徐無鬼第二十四

則陽第二十五

無字卷之七

外物第二十六

寓言第二十七

讓王第二十八

盜跖第二十九

說劍第三十

漁父第三十一

為字卷之八

列禦寇第三十二 天下第三十三

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唐書四十卷即今行於世者今篇卷既不同而世代遼遠不復得見古人之全書姑準郭本定為三十三篇而讓王盜跖說劍漁父亦從其贗入云

讀南華經雜說

南華經分明是道德經註疏欲讀南華先須讀道德經大要識其立言宗旨是經篇章雖多闔闢鼓舞一意貫串但其言突兀驚人其詆侮聖賢正如禪宗中唱佛罵祖見釋迦始生手指天地作獅子吼便要一棒打殺與狗子吃了貴在天下太平此中深意如何理會識者謂其深報佛恩於此悟入然後許讀此書

南華經還是一等戰國文字為氣習所使縱橫

跌宕奇氣逼人却非是他自立一等主意如公孫龍惠子之說讀者但見其恣口橫說以為流瀆無當却不知一字一義祖述道德正如公孫大娘舞劍左右揮霍皆合草書熟於道德者始可以讀南華

南華經如山肴海錯別是一種却不可與菽粟同味者然使並席而陳合口而食亦自不相妨害今儒者見其突兀以為非聖之書掩卷廢之殊可惜也

南華文字中有平易可解者有艱澁不可致詰者讀者但當解其所可解而不致詰其所不可詰乃為得之若一一為之曲說非惟支離破碎不得其旨而我會文艱澁之機熟抽毫臨紙忽焉入於其中而不自覺此害事之不淺者正如禪宗中謂盞可食却不許汝滿口食也南華宗旨不二法門也但見有名相分別心便不喜以為竅鑿混沌其詆侮聖賢正如司馬公謂好箇僕被蘓學士教壞了也

一部南華經止有三等說話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寓言者意在於此寄言於彼也重言者假借古人以自重其言也寄言如大鵬社樹之類重言如稱引黃帝堯舜仲尼顏子之類卮言者舊說有味之言可以飲人看來只是卮酒間曼衍之語寓言意在言外卮言味在言內重言徵在言先

道德言為道者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逍遙遊却如此放曠閒適蓋老子是說心小莊

子是說心空心小是工夫心空是體段

逍遙遊說生物之以息相吹生物即造物但換得字新以息相吹分明是自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化來

南華經皆自廣大胸中流出矢口而言粗而實精矯俗而論正而若反讀南華者先須大其胸襟空其我相不得一以習見叅之子書中第一部醒眼文字不獨以其文也

太史公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的有真見

未可輕議儒者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此一邊說也莊子所謂且也相與吾之耳已詎惡知吾之所謂吾之乎

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亦謂之曰可當時有此一段學問却是二氏了生死脫輪迴宗旨莊子說保始之微不惧之實一夫雄入於九軍佛言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便是演說金剛般若今學者如何看此一句道理妄加譏貶大造口業於已何益

學問只一个究竟性命是切己的經綸燮理皆其應迹有為之法幻妄不常顏淵問為邦那裡去試只一心齋坐忘却終身得力受用不盡也一部南華歸究到此有為事相皆粗迹也

看莊老書先要認道德二字道者先天道樸無名無相所謂無名天地之始德則物得以生本然之體一而不分大要在人不起情識墮支點聰絕聖棄知則復歸於樸而道其在是矣故曰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又失道而後德失德而

後仁失仁而後義又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
偽也通於道而合於德退仁義而賓禮樂古之
至人其心有所定矣則二書之宗旨也今儒者
直謂不然徃徃斥之以為異說反以老氏為見
小是蝸與鶯鳩同其同也悲夫

退之原道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謂道有
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吉有凶便是虛位不若仁
義實實在在故曰定名亦似有理趣然以性空
真體而言清靜之中一物不着道亦強名而已

安有仁義定了名相是為太虛生閃電也論大
道者不作是解佛語說金屑雖貴着之眼中何
殊砂土意蓋如此

適之義夫人之心體本自廣大但以意見自
小橫生障礙此篇極意形容出箇致廣大的
道理令人展拓胸次空諸所有一切不為世
故所累然後可進於道昔人有云振衣千仞
岡濯足萬里流士君子不可無此氣節海濶
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無此度量
白沙先生亦云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意
蓋如此又恐人疑曠蕩而無所用末復結以
大瓠大樽謂人但不知所以用其大耳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
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夫心之神明變化莫測際天地窮宇宙無足
喻其大者此篇首以鯤鵬寓言北冥有魚其
名為鯤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鵬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有時盛氣而飛其
翼若天雲之布於四陲故曰怒而飛其翼若

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海運者海氣動也海氣動則颶風作故大鵬乘此風力怒飛而徙於南冥復自解曰南冥者天池也不曰南海而曰天池看他文字變化之妙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搏音團飛而上也

又引齊諧以實已言齊諧古書名所言多志

怪異之事扶搖風名爾雅云颶風也郭璞云暴風從下而上也蓋鵬翼過大難以輕舉必搏扶搖然後能冲舉而直上擊海水者水為鵬翼所擊也三千九萬皆廣遠之極名去以六月息者也與下以息相啖之息同謂氣息也人以一呼一吸為一息造化則以四時為一息去以六月息者即海運則將徙南冥之意去謂徙而南也周之六月夏正之四月也於後天為異正氣動風起之時故大鵬乘此

徙去而諸家註皆謂此鳥一去半年至天池而息則是以六月為半年以息為止息而太白鵬賦亦謂六月一息至於海隅只為不會理會下文以息相吹一句遂使文不相蒙而難於解說耳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一遂承上文言天地間待氣而動者如大鵬如

野馬如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者野馬田間游氣也塵埃日光中游塵也皆氣至而後動者比之大鵬去以六月其理則同故曰生物之以息相吹吹息二字頗奇特言生物無大無小無巨無細唯此氣機吹噓鼓舞乘以出入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到此分明摸寫一段造化之妙天之蒼蒼以下又形容出一氣際天蟠地網緼交密之狀言天之蒼蒼必非正色但因遠而無所至極故下之視上也蒼

蒼而上之視下也以是為準亦蒼蒼焉已矣
正色猶言定色則準則也一氣蒼茫充塞無
間混兮闢兮其無窮兮夫是以以息相吹而
生物莫之能外也此數句極精極密諸解皆
輕易說過至視下皆謂大鵬淺矣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
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
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
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

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夫音扶
覆音復

坳音四
闕音邊

培音裴

且夫以下又自以息相吹上轉生一意言此
鵬鳥必得風力之厚者然後能舉故以堂坳
杯水為喻堂坳堂之凹處也傾杯水於堂坳
以芥為舟則浮以杯為舟則膠何則水之力
有勝不勝也膠謂黏著於地而不能動以是
知水不厚不能載大舟風不厚不能負大翼
今也扶搖一舉而能搏鵬翻於九萬里之上

則在下之風其厚何如非天地間之大吹乎
而後乃今必得培厚之風可以載鵬而上背
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可以圖南夭折
也闕不通也如下決起控地即夭闕之義圖
謀也南南徙也此段意在充積之厚然後有
大運用若人平日於學問上不曾寔用其力
真見得自己已有箇高明廣大者在便欲渺人
寰空宇宙出門有碍如何去得

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

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
莽蒼者三殮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
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蜩音條
鸞音學

決音血
枋音方
殮音方
餐音餐

此喻淺夫之見蜩小蟬也鸞鳩學飛之小鳩
也決起疾飛起也搶突也榆枋二木名時則
不至有時而飛不能上也控地投於地也模
寫小蟲力弱不能奮飛之容而已矣無他能
亦無他願也蜩鳩蓋井蛙醯雞之徒不知世

界有如許之大者故其見若此只緣胸中原
無所積故下復以聚糧設喻適莽蒼者三殮
而反腹猶果然適往也莽蒼近郊林木之色
一望可見者也三殮夕飯也言適至近之地
者朝往夕歸腹猶果然充實自謂不消有積
豈知適百里者必宿春適千里者必三月聚
糧行愈遠者其積當愈厚彼二虫者決起榆
枋之下不過如適莽蒼者耳豈知大鵬所積
者厚而所到者遠哉聚糧意是自風積字面

上換來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
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
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
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菌音窘

知音智
蟪蛄如字

此段又自二蟲何知上生下小知大知又自
小知大知上生下小年大年二句意亦相承

道通卷一
以年小故知小也朝菌糞芝也朝榮而夕瘁故不知有晦朔蟪蛄寒蟬也夏生而秋死故不知有春秋以年小故知小也若夫楚南之冥靈以千歲為春秋上古之大椿以一萬六千歲為春秋二木之取於造物者如此之多其中豈無靈異謂之大年大知理固宜然而世傳彭祖壽年八百以久特聞此尚不及冥靈何望大椿乃衆人慕而匹之不亦悲乎何見之鄙也教人把胸襟識見擴充一步不得

以所知所歷者而自足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也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既說齊諧又引湯之問棘一段以為符契事

意同而語有變化是他文字妙處窮髮不毛也羊角風之旋者斥鴳斥澤之小鳥末旬小大之辨也結上意生下意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

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比去声 已音紀

數音朔下同

惡音烏

知音智 行去声

此下正言大小之辨智可以效一官之職行可以和一鄉之人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言上焉獲乎其君而下焉信於其民若人自視亦若斥鴳翱翔於蓬蒿之間自謂飛之至矣而不知殆小廉小節也適為宋榮子之所笑蓋

榮子宋之賢人也其人能忘毀譽之情定內
外之分辨榮辱之境斯其所得若是已矣視
彼之智行才德數數然效用於世者固有間
也雖然樹德猶未廣也何者以其能忘矣而
不能忘忘能定矣而不能忘定能辨矣而不
能忘辨故曰猶有未樹也若夫列子御風旬
有五日而後反非不泠然善也彼其乘虛馭
氣視世之數數然修德以致福者固有間矣
雖然能離乎地而猶待於風也若夫乘陰陽

二氣之正御六時消息之變以遊神於無極
之先則彼且惡乎待哉無所待則渾然無迹
矣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已也
功也名也皆有所待而後成者無所待則無
已矣無功矣無名矣至人也神人也聖人也
蓋極贊極美之辭此明小大之辨榮子未得
為大列子大而不大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
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

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
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
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
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
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
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憊如字

上言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則試
舉堯由見意而後及於藐姑射之神人蓋堯
由是亦大而不大者夫功與名之大者莫過

於有天下使其有見於已焉則誰復讓之誰
復辭之而二聖者方且視之若傳舍輕之如
棄屣斯其所見似亦幾於無已無功而無名
者雖然不讓不見堯不辭不見許是亦列子
御風雖免於行而猶有待者也且燭火讓明
浸灌讓澤則是猶未離功也鷦鷯以巢自安
偃鼠以飲自滿尸祝不以尊俎代庖則是猶
見於已也故曰堯由雖大而不大堯由大年
之冥靈也

肩吾問於連舛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舛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舛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

也將旁礪萬物以為一世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熟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淖音綽
觀去聲

狂音誑

女音汝

庭去聲
射音夜
與去聲

此方形容神人之大藐姑射山名肌膚若冰雪言肢體清瑩也淖約若處子言德性柔好也神人蓋專氣而食母者故能辟五穀而吸風露黃庭經云人皆食穀與五味獨食太和

陰陽氣意蓋如此且形神俱妙出入冥無故
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則
中致而和亦致矣故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和
氣薰蒸物無疵癘而年穀熟此皆理之可信
者而肩吾誑之故連舛然其言而鄙其見以
為心有聾盲之病者是汝之謂也故曰猶時
女也之人也之德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舉
一世而甄陶之所謂我無為而民自治我無
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民自正者故曰旁礴

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蘄之言求也亂之言
治也神人無心於治世而一世自來求治於
神人是以所過者化而不見其迹莫知其然
也孰弊弊焉勞役其神以天下為事哉若堯
舜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正弊弊焉以
天下為事者且之人也惟以神用而不以形
用故一切外物莫之能傷大浸稽天而不溺
大旱流金石焦山土而不熱神德之妙有如
此者不溺不熱是極言物不能傷之意叅同

契云入水不濡跨火不焦非得道者誠不足以語此然道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亦足以理天下故曰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夫塵垢粃糠皆神人之所不屑者又况天下外物也孰肯以物為事而用此塵垢粃糠為哉陶鑄堯舜謂堯舜事業皆在陶鑄中却非小了堯舜語至德者自合如此徑庭激過也皆從去讀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

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斷音短
汾音焚

宵音窳
喪去声

此數句結上兩段文意許由自謂鷦鷯偃鼠無所用天下為是猶宋人斷髮文身不用章甫也藐姑射之山神人若此是以堯見之歸於汾水之陽窅然而喪其天下四子無解當作許由齧缺王倪被衣也四子道存師友故堯因許由而往見之汾陽堯都也窅然茫然

之意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遺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

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廓落

呶曉平

泝音萍

泝音萍

培音

統音曠

說稅

難去聲

龜音均

割音

說到神人已是大之極了又恐人疑此種學問離世絕俗將茫蕩而無所用之復設大瓠大樽二喻言是大也用之涉險可以利濟置之閑曠可以全生蓋君子之學無入而不自

得者此所以為逍遙也實五石可以貯五石也堅重也不能自舉言一人之力不能舉也輒落大貌猶廓落也呶然虛大之貌楮擊之也不龜手藥以冬月澤手不文理龜拆也泝泝打洗也統絮也冬月漂絮以藥故不龜世以為業慮以為樽言何不思以為浮江之樽乎浮江者以大樽繫腰則免沉溺蓬之心謂蓬蒿之見言短小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

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教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殫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何患其無用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同 卷音權 去上声 狌音星 跳音條

樗惡木大本木身也擁腫盤結輪囷也狸狌
狐屬教物之閑遊者機辟掩取禽獸之機檻
也言小者雖黠而不免於禍繫牛旄牛也繫
牛大矣而用之以執鼠則非其所宜以况有
此大樹則不當更以規矩繩墨斲而小之何
不樹之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無何有之鄉
廣莫之野寂寞虛曠之地喻道之本鄉也言
有此大樹自合歸根本鄉處蔭休影足以自
樂且免斤斧牛羊之患故曰不夭斤斧物無

害者喻機黠者雖有用而有害間曠者雖無
用而無害也通篇反覆設喻只是言小知不
如大知末二段却言大用不可小用只緣識
見淺小之徒僉謂其言大而無用反起荒唐
之譏故篇末言此箇廣大學問煞有用處但
汝自管見蓬心不知所用蓋怎地廣大逍遙
原汝合下本體與道相應用以進道實為本
地風光天衢蕩蕩鳶自能飛性海淵淵魚自
能躍自非莊子灼見道體不能如此形容若

會得此便舜禹有天下而不與顏子陋巷簞
瓢不改其樂曾子弘大剛毅任重道遠皆是
這箇莊子篇首以逍遙名中間只說大大之
又大至於無迹而後已惟大故能逍遙也篇
末兩段是說大之用處須要仔細看他文字
眼目前段大瓠是憂其無所容浮之江湖熬
有容他處後段大樹是患其無所用樹之廣
大寢卧其下熬有用他處此便是逍遙熬合
於是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

辭

大鵬上扶搖

九萬立可期

野馬及塵埃

均以息相吹

斥鴳翔蓬蒿

蜩鳩決枋榆

小知不及大

嗤笑理則宜

見大自遺小

二蟲尔何知

所以竟與由

萬乘固讓辭

大哉藐姑人

至德安可跂

氣冲腹不枵

神全民無疵

糝糠鑄堯舜

詎以天下為

神人乃無已

汾陽喪其魏

大小固有量

蓬心苦憂疑

大瓠浮江湖

利涉無傾危

大樗樹廣莫 斤斧安所施 願封龜手藥

不學候教狸 用大豈無當 大用始為奇

博哉逍遙翁 萬古開群迷

文評

意中生意言外立言統中線引草裏蛇眠雲破
月暎藕斷絲連作是觀者許讀此篇

內篇齊物論第二

虛字集

夫知有大小見有淺深物論之所由以不齊也
也小知間間日以心闢主司是非意見起而
道益虧矣不知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
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所以至人
憫其死心灰其勝心解其闢心為是不用而
照之以天教之以因是語之以滑疑欲其泯
物我忘是非和之以天倪休之以天均因之
以曼衍嗒然如南郭子綦之喪我猶然如莊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周之蝶化然後與物渾化而逍遙之遊可遂也此等謙論見識蓋自老子玄同上得來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

吾喪我女知之乎

隱去声 喪去下同

綦其 嗒嗒

隱几憑几也嗒然解體之貌喪耦即喪我謂忘形也蓋神與形為耦忘其形是喪其耦也

形如槁木無生氣也心若死灰無烟焰也皆嗒然喪耦之情狀昔前此也子游言前此見人隱几未有若夫子今日者蓋人人皆自形骸軀殼上起念而子綦不然迥出常態故子游異而問之子綦答言今者吾喪我矣女知之乎喪我二字又是自前篇至人無已上生下蓋喪我則可與忘物可以忘我可與忘忘而優入於聖域矣

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

夫

夫喪我者忘我也忘我則天矣遊以天者知而未始有知言而未始有言故以三籟啓教推本聲氣所出之原而歸極於天籟籟簫管也比竹而成管有長短聲有高下吹萬不同正以暗喻物論之不齊者乃人所為故曰人籟地籟則木之衆竅感噫氣而成聲者天籟則無聲而能聲天下之聲所謂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故歸之曰天其意見下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琴琴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畏佳上於鬼下諸鬼
汚鳥謫孝
謀寡
枅維
琴六絃反
注於花
愚

子游一聞三籟便要討箇道理故曰請聞其

方於是子綦先為形容地籟大塊天地也蓋
天地間之有風如人之鬱將暢而有噫氣者
粼粼長風聲也畏佳林木搖動之貌大木百
圍之竅穴有兩孔而似鼻者有一孔而似口
者有孔斜入而似耳者有孔方而似枅者有
孔圓深而似圈者有淺而似臼者有曲而似
注者有廣而似汙者數句描寫竅穴意態如
畫又復描寫竅穴之聲激者憂而聲止謫者
去而聲疾

簡文云箭去聲

叱者出而聲粗吸

者入而聲細叫者高而聲揚讓者下而聲濁
突者深而聲留咬者吠而聲續于輕唱也喁
重和也前後風之前後陣也蓋以形容聲氣
先後相和之變態冷風小風也飄風疾風也
厲風猛風也濟止也言風止則衆竅為之一
虛不復如許作聲也調調刁刁皆衆木搖動
之貌之調調之刁刁看它文字奇處此一段
寫出風木形聲筆端如畫千古摘文罕有如
其妙者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巳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既說地籟就起此文法補一句繳斷人籟此是作文之妙處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巳也咸其自取作一句讀吹聲也言天下之聲萬有不同而使其自巳出者皆取諸已而不由於天則前衆竅中之怒而號者誰耶蓋怒號者風也非竅也今人若謂聲自竅出皆由於

竅而不由於風不知何以厲風濟而諸竅為虛然則怒而號者誰耶其為風也必矣知此則聲氣所出之原不歸之天而謂盡取諸人可乎分明寔有箇真宰主張之者而特不得其朕是以謂之天籟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搆日以心闢縵者害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

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
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
心莫使復陽也

知去 間平 覺教 慢 寧教 喘墜

此下模寫人心許多變態與上風木形聲同
一意旨先以大知小知起語亦自前篇中小
知不及大知上透來此老構思之精微與文
字之變化自有別樣天巧非人可及大知閑
閑大知之人忘已忘物意見不生灰心槁形
幾於喪我故常閑閑閑者從容暇豫之意

孟子亦言知者行所無事無事非閑閑乎小
知則日以心闔故常間間間者立町畦別
人我一膜之外皆為藩籬自謂心計精密而
不知此但小人之知耳至於發而為言則大
言炎炎小言詹詹炎炎精光上燭也詹詹整
齊前後也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言人旦
晝之間寐則魄與魂交而為夢覺則魂與形
開而應事故與物相接而營構之心生焉大
知之人不生意見故能靜能應常應常靜而

常閑閑小知之人間間分別是非海濶人我
山高日以其心與物相闢不能已已故有
縵者害者密者小恐者大恐者司是非者守
勝者千變萬態終身役役直至老死而不知
其所歸縵者心慢為巽懦為無斷柔惡人也
害者潛機不露深不可測憚人也密者分銖
較兩筭無遺策細人也小恐惴惴心事不寧
大恐縵縵緩散自失餒人也司是非者主訟
之輩意在中人尋其肯綮發若機括刁人也

守勝者木強之徒固執已見山石不移如留
詛盟誓不敢動拗人也小知之心心闢若此
但見人欲日前天理日消消之又消以至心
死而不自覺故曰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
也載胥及溺不可挽回故曰其溺之所為之
不可使復之也其溺字當一讀與其殺相對
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作一句復反也謂
其溺而不返也此等機心經歷愈久則愈老
愈深故曰老洩老洩之人其厭如絨厭如大

學厭然之厭消沮閉藏之意緘閉藏也故曰
其厭如緘以言其老洫也夫人心不死則尚
有生意可以回春今此近死之心可使復陽
乎言必不能也此中有如許新奇字法句法
如奇峰怪石當作別觀

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
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
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

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熱摺
朕直忍

以上備言小人心事此又以十二字面模寫
接物之情狀有喜者怒者哀者樂者慮者嘆
者變者熱者姚佚啓態者通上一等人皆有
如此情狀變態百出慮思慮也嘆嗟嘆也變
者反覆不定之意熱者憂疑不動之貌姚央
庠也佚縱逸也啓開心也態作狀也其人雖
是如此實不自由如樂之出虛而乍作乍止

如蒸之成菌而倏生倏死日夜相代乎其前
而莫知其所萌所謂吹萬不同怒者其誰耶
已乎已乎我知之矣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
乎此字即怒者其誰之誰是他為真宰立箇
暗號如禪家所謂這箇下文非彼無我又把
此字換作彼字言我不是彼則我不能以自
成故曰非彼無我然非我去取他則彼亦不
能以自見譬之風離於竅終不成響故曰非
我無所取取是領受之意如此而論造化不

離已身似亦近矣其如不得其朕何故曰不
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此作
一句看朕朕兆也不得其朕即不知其所萌
也必欲求得其朕除非是真宰有形今也真
宰使人人便行之說以與人人亦信之故曰
可行已信只為不見其形故無朕可得無朕
可得終屬朦朧故下斷一句言真宰有情而
無形有情故能使人無形故不得其朕也善
乎禪家有言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

不見其形足為此篇之斷案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相治乎其遁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賅藏去聲該

上言真宰有情而無形此又教人試在有形上體認一番骸骨也人有三百六十骨節搃言百以該之九竅耳目口鼻通前後而九六藏者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

通命門而六皆人身中之所有者試舉而問不知此數件最親厚者誰歟其皆親而悅之乎其亦有私親者焉亦問辭如是皆有為我之臣妾者乎其臣妾足以相治乎不足以相治乎其遁相為君臣乎不遁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亦問辭如此反覆徵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為臣妾者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同來在此服役故曰皆為臣妾既同為臣妾其勢定不足以相使然而手

有時而後足。足亦有時而後手。手有時而後目。目亦有時而後耳。又似遞為君臣。其果若是乎哉。其有真君存焉。真君即真宰。能役人而不遞相為後者也。旦暮得此之。此非彼無我之。彼怒者。其誰之。誰皆是。這箇禪家謂之真主人。道家謂之元神。大要認得如何。認得他。只要求得其情。情即上文有情無形之情。蓋所以使我如此者。真君之情也。真君與我。旦暮不離。不以求得而有。不以不得而無。故

曰。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真字。即上真君之真。真君於人本無益損。但悟之。即聖迷之。則凡耳。此篇求得其情。正好與孟子因情見性之說。參看。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知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忡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

亦有不甘者乎。恭澗

此段言人迷失真君至死而不知所歸者令人惕然有深省處讀莊子至此自是不忍釋手不敢以異說誣之一受其成形言此真君旦暮未嘗離人一自受形以來便與我相守不忍亡去直待此形之盡而後已真君與我有情若此我輩當恭敬奉持置他安穩之處却將他與外物相刃相靡於順逆之場不自愛惜如人不惜精神盡力馳走莫之能止者

所謂彈金珠而弋鳥被袞衣而負薪不亦悲乎悲者憫其不知輕重也且終身役役其所為者皆幻妄不常之事成甚功果茫然疲神勞役日暮途窮而不知所歸可不哀耶哀者哀其無下落也到此處而不知省直是芒人縱壽百年不死奚益夫人從少得壯從壯得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其形化矣賴有箇不亡待盡者在古來聖真仙佛只存得此箇是以空劫之外超然獨存是以自慰今却迷失

真君形化而心與之俱化可不謂之大哀乎
大哀者哀其喪君也且人之生也固當如是
之芒然而無知乎其我獨芒然而人亦有不
芒者乎有一不芒之人而我獨芒然其可愧
亦甚矣此等激切之語孟子上亦有之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
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
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
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何哉

與去聲

若能認得真君隨其成心而師之則誰人無
師成心者見見成成不假補湊乃天命之本
然吾人之真宰也是心也人人有之奚必知
古今代謝取於造物之獨隆者有之雖愚者
亦與有焉但愚者多為與接為構日以心闢
之故而失之故未成乎心未成乎心言失其
本心也既失其本心則必不能以明覺為自
然知道何者為是何者為非妄意以司是非

譬之今適越而昔至也何者適越之人必平
日已曾到其境土方可說他風土美惡若今
日方才適越便謂昔日已至便說彼處美惡
豈不是臆度料想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之者
亦復如是此等之人是謂以無有為有也以
無有為有者雖有神禹且不能知且如禹作
禹貢亦只說得他足跡所到九州土物外國
方物禹便不能知了此理也這等未成乎心
而有是非之人本無所見強作解事吾獨且

柰何哉發揮到此方露是非二字作後來許
多議論之眼目蓋是非乃物論之祖未成乎
心而有是非又一篇之肯綮物論所以不齊
之故皆由於此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
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其以為異於擊音亦有
辯乎其無辯乎擊寇

前面皆是推原聲氣分明有箇天然真宰循
此天然真宰便是能師成心只為小人未成

乎心而有是非所以有紛紛不一之論到此
方說本意言非吹也又度上吹字下來夫言
亦聲氣何以不比於吹只為有未成乎心者
之言所以不比於吹故曰非吹非吹則非天
籟矣何者言者有言其言曰此是也此非也
雖則人人皆如此說特未定得他是何等言
語其果有心於司是非而言之耶其亦任天
之便雖言之而未嘗有言耶夫初生之鷦任
天之便啾然而鳴非有心也人之言以為異

於鷦音者其亦有說乎哉其亦無說乎哉蓋
有心言之則與鷦異無心而任天之便則固
與鷦等耳與鷦等則與吹等與吹等然後謂
之天籟此辯字與分辨之辨不同當仔細體
認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
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
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
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夫道胡為乎隱而有真偽乎言胡為乎隱而有是非乎隱即晦意道無真偽惡乎往而不存言無是非惡乎存而不可自夫小見之人雜之以偽行浮夸之人雜之以游言是以真偽是非雜然並出於是乎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夫是其所非則非其所是矣如儒以厚葬而墨子薄之如此是非非是兩無定論伊欲定之則莫若以明明者明乎本然之未始有是非而後是非可泯也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知者明得本來原無是非大道原無物我但因人已對立互生意見而起既有我相則見天下何物非彼何物非是若看之他人則不見驗之自己則知之何者我亦嘗嘗自見其是而不見其非者如是則知是出於彼是亦因彼而已何必與之更辨其非是哉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昔康節先生語二程曰你

齊物論第二
說生薑樹上結底我也只得依你此便是因
是之意其在釋氏則所謂隨順不二實無諍
之要旨而老子所謂德善德信亦不外此會
而通之得之言外可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生方
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是是
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

彼是方生之說一句難看意謂是非即生死
之說也彼出於是譬之方生何者彼於無是

無非之中忽然而生彼是故曰方生雖然方
生矣我因而是之不以非對則彼是無耦矣
其如我以非對使彼是得其耦一得其耦遂
爾生生不窮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識風鼓
動輪轉無窮可否是非亦復如是故曰方可
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是故
聖人不由也而照之以天照之以天則如天
籟之窅然而未始有言雖有所言亦因夫是
而已如是則是非可否一時俱泯而無橫生

之意見矣此一天字最為肯綮後文天均天
倪皆自此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
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
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既曰因是則見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故曰是
亦彼也彼亦是也在彼則通身是是而不可
有異於我在我則放身依之而不復求偶於

彼此便是無我相無人相一因夫是而照之
以天若使彼我之間各起意見彼亦一是非
我亦一是非兩下相持要見端的果且有彼
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有彼是則非在我
無彼是則非在彼是非對立寔在那邊終難
定奪若只因夫是則無人我對待無人我對
待是無耦也使彼之是者不得其耦則我與
彼混合為一如此而齊物論是謂得其樞要
故曰道樞方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環者圓

而中虛凡物竒圓而偶方圓則終始無端中
又虛而無物以此應物安有窮極故是亦一
無窮非亦一無窮遊於是非之場而常得夫
無窮無極之妙此必聖人照之以天者能之
故曰莫若以明明此而已若也彼是此非相
持不解便膠固不通而學問窮矣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此又發明所以因是之故蓋以彼之是即我
之是也人惟不肯以已度人執於有我決意
是我非彼物論之所以不齊職由於是故以
指喻指之非指是以我指之是而喻人指之
非不可也不知彼之指亦指也安得以其不
在吾手而遂謂之非指哉不若就彼而反觀
之他若有言亦將謂我指為非指矣如此反
覆相喻彼我之間同於自是而均於相非果
且有是乎哉果且非是乎哉但見無有是者

無不是者而是非於是乎泯矣喻馬非馬亦復如是既又申言天下原無相非之理即舉天地萬物而論天主乎履地主乎載各效其職而天不非地地不非天也飛者自飛潛者自潛各適其性而鳶不謂魚魚不謂鳶也天地即指也萬物即馬也天地萬物各不相非人亦天地萬物中之一物耳而以一指一馬橫起意見互相是非不亦愚乎

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以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屬與西施恢恠憍性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為是去聲
惋詭
憍央
莛庭

若使不執有我不起意見人曰可吾因而可之人曰不可吾因而不可之此之謂因是由是見之於行則有同心協力之助道行之而成矣語之於人無齟齬牴牾之患物謂之而

然矣然猶與也且人胡為而然乎然於我之
然也胡為而不然乎不然於我之不然也知
是則是非之門皆吾自啓且天下理一而已
其然與可皆天理之自然物則之固有物固
有所然者物固有所可者不特一物無物不
然無物不可為是之故則凡物有高下美惡
常怪成毀自道眼觀之皆通一而無二矣故
曰道通為一蓋物則不能無差而我不生意
見不起分別自爾互融交攝曾何彼此之可

言哉至是而是是非非於是乎泯矣蓬屋梁
楹柱也厲癩也西施美婦人恢大也愧詐也
憍詭也怪異也破碎曰分圓就曰成敗壞曰

毀

惟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
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
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幾為是去聲
惟知者知通為一愚者則有分別分別人我
則自是自用之心生通一無二則自是不用

而寓諸庸是不用者不用已是也寓諸庸者
因人之是也蓋無物不可無物不然故庸衆
之中皆至理之所寓如大舜之知不過用中
於民非是不用而寓諸庸之謂乎夫庸則常
而可用矣故曰庸也者用也凡物用則通不
用則滯故曰用也者通也易曰推而行之謂
之通道至於通則得之矣故曰通也者得也
適至也至於得則幾矣所以然者因是而已
是不用而寓諸庸即因是也因是而不知其

所以然之謂道道者自然而然而然因是而不知
其所以然則忘物忘我渾然通而為一夫是
以謂之曰道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
三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
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
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
均是之謂兩行

狙狙

茅序

今之論者竭神明之知騰口說之煩愈求其

同而愈不可得甲曰然已曰不然彼曰可此
曰不可而不知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本自同
也故曰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譬之朝三
朝三者狙公養猿術也狙公之輸芋栗而食
猿也命之曰朝三而暮四則衆狙為怒既而
曰朝四而暮三則衆狙為悅彼衆狙者胡然
而喜胡然而怒迷惑於旦暮之顛倒而不知
芋栗之本數未嘗加也夫本數之未嘗加我
則知之衆狙不知也使我因其怒而改命

之則狙之怒終不可解矣故朝四則狙不我
怒因是則人不我爭聖人知其如此是以和
是非而休乎天均之固也此理無物不然無物
不可故曰天均休止也止乎天均則是非可否通
而一矣通於一故可兩行此正應上聖人照之以天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
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
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
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

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惡平声

上言達者知道通為一此又進上一步以為知之至者說到未始有物之先則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其次以為有物也而未始有封未始有封猶一也封如封疆之封言有彼此界限其次以為有封矣而未始有是非未始有是非猶一也當此之時民尚淳質道之全體渾然未散之朴自是非生而道於是乎

虧矣道虧則人心不復知有自然之真作好作惡各成其自愛自好之私故曰道之所由虧愛之所由成不知自未始有物之先觀之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畢竟無成與虧成虧皆起於有物之後也嘗論莊子之書字面新文法奇讀者直謂其難解便廢閣不讀大是可惜若仔細理會此等說話煞有至理入聖工夫亦只在此未始有物之先即無極也有物即太極也有封即動靜

陰陽也有是非即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
出也學道之者更當體認此心寂然不動之
時便是未始有物之先感而遂通便有是非
善惡更當戒謹恐懼以致中和不可一有偏
着以成其自愛之私常使虛靜恬澹寂寞無
為一如未始有物之先然後謂之歸於無極
而道自我出命自我立蓋此心有所向便是
欲一有所着便是愛而去道遠矣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

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
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
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乎彼句其好之也欲
以明之彼句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
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
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
無成也是故滑疑之擢聖人所圖也為是不用
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滑骨
上言愛成而道虧此又自成虧二字上生出

議論大抵有成則有虧亦定數之不可逃者
即如上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之說有成與
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
鼓琴也故字作昔字看蓋昔昭氏以琴名家
其子不能世其業而終身彈不成聲此便是
有成與虧的樣子又取一師曠來作證佐師
曠恁地聰明其人却以盲廢枝策而行此亦
是他有成有虧處枝拄也策杖也或是杖策
為刊寫者之誤既又引到惠子却是愛成而

道虧者惠子莊子同時人極有才辯莊子雜
篇謂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持又曰惠施
之口談自以為賢可見其知亦幾乎其盛據
梧者以梧為几據而高談載之末年言從事
以終其身也載事也惠子之所好獨異乎人
故嘵嘵不止嘗欲以明乎人二彼字是文法
觀其堅白之論其實無甚道理故曰非所明
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成其愛而虧於道
者惠子也而昭氏之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

無成文字恐父字之誤綸絲絃也終終身無成此是文法言終是抵老不成精技夫惠子以堅白之昧終此惠子之虧也昭氏不能世其父業終身無成此昭氏之虧也若使惠子不與人強辯昭氏不以鼓琴名家則亦不見他有成與虧矣

聖人不居其成自無虧理不見已是何處生非若是之在彼者可謂成乎移之在我亦成也何必更言其非若使是之在彼者不可謂成乎移之在我亦無成也何必更以非對是故滑疑之耀聖人所畜也滑者捉而不住疑者見而不殺皆為是不用之意疑滑之耀乃不明之明也與非所明而明之彼者大是天淵蓋不用已足則無愛成矣無愛成則無道虧矣聖人只明得此理故曰此之謂以明此

章正好與老子光而不耀廉而不劌同看熟
老子者方可以看莊子林蘆齋自謂看得莊
子精到此處却說不透徹不知此老如何着
眼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
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與彼無以異矣

此段又自為是不用中是字生下意來言今
且有言者於此不知其與我之是者類乎不
類乎謂其不類但不類於我而已蓋我孰已

是方謂他不類我他說他是將謂我不類他
類乎不類乎若將類與不類易地而看則見
與彼皆是一類無不類者其意若謂將他做
我看將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皆是一類前
段以指喻指以馬喻馬便是此意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
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
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有
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

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轉語下雖然二字若謂彼我易地而觀雖則類與不類均是一舛然亦最忌有謂之言今試窮本而論天地造化以氣而言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以形而言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自太極上推到無極自無極上又推到無極之先冥冥

津津莫可措語俄而說個有無兩字大是惹草粘泥吾亦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何者當初原無箇有不特無有連無亦無今也俄然說箇無字從空落影便已不是無了又對上一箇有却是影上生影果孰為有果孰為無也如是則有無同自太虛中來皆相類也相類不言可也今我則已有說矣而未知吾之所說者其果有說乎哉其亦未始有說乎哉有說則不異於齧音無幾矣此箇有謂

之有當重看乃有心之言自意見生者也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
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
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
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已往
巧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
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無謂之言不生意見不立人我不起分別秋
毫亦可稱大太山亦可稱小殤子亦可稱壽

彭祖亦可稱夭四句雖是矯辭然亦却有至
理蓋大小壽夭皆夫人意見所立之名一受
其名便有封畛不可通而為一若論同自太
虛中出來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一體
混合為一曾何大小夭壽之可言哉故曰既
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哉此有字亦當重看
然已謂之一矣一就是言也且得無言乎哉
由無言生有言故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何以故置一於此我說箇一便是一與言為

二又將此二與一相對却便成三此等說話
不消與他思出箇理來只是言有言之後通
遞相生之意從此相生不已以至萬之又萬
雖使巧於笑曆之人亦不能笑其未盡之數
而况其凡者乎看來當初只是因箇一字引
起遂至無窮自無適有尚且如此况自有適
有乎有即有謂之有自意見上生者無即無
謂之無自太虛中來者何謂無適即因是之
說是已蓋因是則自不生意見不立人我不

起分別然後謂之未嘗有言謂之穀音謂之
天均天籟此處又將因是再結一結看他回

顧題目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
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
爭此之謂八德畛軫

夫道無往而不存何有分別故未始有封言
無存而不可何有適莫故未始有常只為立
箇是字便有疆界故曰為是而有畛也這是

字即未始有物之後俄然下箇無字有了無
便有有對有了是便有非對故有左右倫義
分辯競爭之八德左與右相對而相反者也
在物曰倫處物曰義群則有分族則有辯互
逐曰競對辯曰爭即上文自無適有之事蓋
至是而道始有封言始有常矣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
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
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

也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

道之有封言之有常皆因是非而立聖人知
其如此故不立是非六合四維上下也六合
之外理無不存但非聞見所及故聖人存而
不論六合之內聖人所知也故論而不議春
秋為世君臣父子立大經大法先王之志也
其中有是有非聖人議而不辯辯論議三者
何異論是統說道理議則細較短長辯則彼

此反覆聖人所以如此者不為天下立是非之幟也小知間間日以心鬪與天下相持以求必勝胸中已自無見識了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懷即存而不論之存所以懷之者不欲自見也衆人則辯之以相夸示雖然這等夸示求以自見終是不見如惠施公孫龍之說到底支離纏繞不能自見故結之云辯也者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忤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忤而不成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謂之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稱去聲

伎實

園利完

葆平

夫人有名則可稱謂大道無名者也故曰大道不稱大辯不辯者胸中了了見得理透自

無言說大仁者不以煦煦為仁大廉者不以
嚙嚙自滿大勇者不害於人此等說話皆自
老子上理會得來何以故道而昭昭然分別
名相則不得謂之道矣故曰道昭而不道言
而哢哢然與人爭辯則必有不及辯者矣故
曰言辯而不及仁者無所不愛常繫一邊非
大成之仁也故曰仁常而不成清者皦皦之
行也廉而清則近於好名而不實故曰廉清
而不信勇而害人則純是血氣而無義理不

成其為勇矣故曰勇忤而不成五者之德其
機本固若昭焉辯焉常焉清而忤焉則大露
圭角幾於向方矣用是觀之則知大知者必
不知也故人能止其所不知則其知至矣今
天下之人皆以不知自愧往往強所不知雄
其辯以相示又孰知有不言之辯不道之道
謂之天府耶蓋不言之辯不道之道即不知
之知也何謂天府天府者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而不知其所自來人能知此則是得

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者何滿之有何竭之有此之謂葆光葆光之言藏也葆光即滑疑之謂不知之知也然所謂不知非茫然一無所知也以恬養知藏其知於不知也故曰葆光此章止其所不知句寂為肯綮蓋推到未始有始也者則寔無所容吾知處而藏其知於不知則是復歸於嬰兒復歸於無極復歸於太朴了非至人其孰能之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句膾句胥句而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於日者乎

葆光之人不起爭辯不見人我堯伐宗膾胥教以萬乘之主而不釋然非也故舜以大道廣之若謂夫三子者存國於卑微褊小之地猶蓬艾之間也君以南面而不釋然何哉而必欲伐之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夫日一

出則一照並出則並照乃天地之無私也而况德之無私又進於日者乎寘之不辯而照以天可也此後引喻自聖人結歸至人大槩結構與逍遙篇同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知耶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句膾句胥句教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於日者乎

葆光之人不起爭辯不見人我堯伐宗膾胥教以萬乘之主而不釋然非也故舜以大道廣之若謂夫三子者存國於卑微褊小之地猶蓬艾之間也君以南面而不釋然何哉而必欲伐之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夫日一

出則一照並出則並照乃天地之無私也而况德之無私又進於日者乎寘之不辯而照以天可也此後引喻自聖人結歸至人大槩結構與逍遙篇同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知耶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

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羨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今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

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鰐泉溼濕

鱸鰖 獲獲 即且蝗屬小而黑見尔雅 帶蛇也 鱸痴 獮騙 嬌祥 麗平 決血 泣互

一篇縱橫議論歸結到止其所不知至矣。又將此意大發揮一遍。以王倪作箇不知樣子。而歸結於至人。蓋止其所不知者。非若世人之所謂不知也。不起識見不生分別之謂不知也。故以王倪寓言言眼前一應起居食色孰為正者。人物各安其安。各適其適而已。世

人則起美惡分別之念。此過識神最為害事。至人則迥出常情。一切不起分別。若不知有箇起居食色之正者。又况仁義之端是非之塗紛然。殺亂彼惡能知其辯哉。此箇不知却是真知。故曰惡知不知之非知耶。齧缺又深一問。子則不知利害矣。至人亦不知利害耶。此利害字意是自處味色上影下。王倪答豈但不知利害。便生死之變他亦不知爾。其元神獨露。縱橫自在。不受變滅。乘雲氣騎日月。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三

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尚無所變而况利害
之端乎盖至人無已其於一切世故已解脫
之盡故學問至此然後謂之極至而物論至
此則其是其非又不待齊而自無不齊矣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
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
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
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
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類

之且女亦大早計見邠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
炙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
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
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
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
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
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
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
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

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
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
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
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之後
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弔的
此承上言至人之事聖人不從事於務言不
以世故為事也不喜求無求於世也不緣道
不踐迹而行道也無謂有謂未嘗不言也有

謂無謂未嘗有言也孟浪不着實也瞿鵲子
言是人也我以為妙道之行而孔子以為孟
浪之言何故長梧子言妙道之行非聖所知
雖使黃帝聽之亦加熒惑如子所言之人身
分尚早到不得至人田地子便輕易許之喻
如方見鷄卵尚未孚化便求候夜方見彈雀
尚未墮丸便求鴟炙不亦大早計乎我試妄
意而言至人之行子亦妄意聽之何如奚者
何如之意文法之最奇者蓋至人明並日月

道貫今古直與造化相為脗合故曰旁日月
挾宇宙為其脗合且爵祿不入其心而死生
無變於已故曰置其滑湣以隸相尊衆人役
後聖人愚菀參萬歲而一成純此數句頗艱
澁難解蓋置其滑湣以隸相尊者世情上事
也言世人只管汨汨昏昏馳逐於榮華聲利
之場以分相隸以勢相尊至人則一切置之
將使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交尚何相
隸相尊之有哉衆人役後聖人愚菀此道情

上事也菀渾沌之貌即老子所謂衆人昭昭
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衆人皆有以
我獨頑似鄙之意參萬歲而一成純成純純
全之成德也言彼之純德直與天地同其悠
久然則所謂生死云者信乎其無變於已也
則夫瞿鵠所云不就避之行又何足言哉
且生死直夢覺耳萬物盡然而以是故蘊積
胸中不自解脫悅生惡死妄起執情予惡知
夫悅生之非惑耶予惡知夫惡死之非弱喪

而不知歸者耶弱喪謂少年拋棄鄉土之人
迷失舊業不知所歸夫生寄也死歸也存吾
順事沒吾寧也得還造化別作受用又惡知
夫死而有知不悔其始者蘄生之誤乎故以
驪姬設喻既又以夢覺照看死生言人生處
世一夢耳歸還造化反似大夢方覺今在世
說覺皆夢也說覺是夢者亦夢也必有大覺
者而後知此為大夢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
知之知汝為君乎知汝為牧乎如觀劇場幻

術卒莫有定說到此處却是至怪故其言也
名為弔詭弔至也使萬世之後而有大覺之
人見我如此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吾可
以俟之而不惑矣嘗觀古之達人皆以還於
造化為大解脫大了當故佛氏以涅槃為至
樂其言曰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蓋必平日於
性命根宗力到功深的知此身假合不常四
大分散之後有箇不受變滅超然獨存者在
然後可以言樂古之至人所以旁日月挾宇

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黠音坦

上言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然後能知其解又透下意思來再作一重議論看他甚樣辯才意謂是與非若與我俱在暗處不能相知人亦被若與我瞞了受其黠闇暗昧不得明白將使就誰正之將使同乎我者正之他是他這邊人正不得將使異乎我者正之他是他那邊人正不得將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他

是別立一說的人也正不得將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他是兩邊倒的人也正不得如是則我也若也人也三者俱不相知也必須待彼來耶彼謂萬世之後所遇之大聖大聖寥濶難遇然他却箇不知之知不言之辯和之以天倪也就是了何謂和之以天倪是彼之不是然彼之不然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無辯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聲之變化或是或非不能取正必待

於彼固也。若其不相待，惟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儘可優游卒歲。故曰：所以窮年也。天倪者，天理自然之分和之則，分而不分矣。曼衍，即游衍之意，不特可以忘年，抑且可以忘義。蓋義主分別，無辯則義亦與之俱忘。振諸無竟言，鼓舞振動，應事無窮也。寓諸無竟言，吾身亦可寄於無窮。若日與人爭是非，較人我，則出門有碍，安得無竟乎？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

其無特操與？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蚺蜩翼耶？惡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_{喻適志}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也。與_{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也。與_{不知周也}。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_{物化志與平} 栩栩然

又自相待，生下議論。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化。今我待彼，彼又待天，如此則不消待彼，只和以天倪而所待之天取之我而自足矣。

罔兩景之澹薄者問於景曰子之行止坐起
卒無定度何其無特立之操與景曰我不能
自主有待而然者也然吾之所待者他亦不
能自主又有所待而然者也吾之所待者其
蛇之蚺蝮之翼耶蚺蛇腹下齟齬所以主行
者蓋蛇以蚺行蝮以翼飛而蚺與翼不能自
行自飛必有主張之者乃所以然不然則不
能動吾惡知其所以然所以不然者耶這箇
所以然的造化或在彼或在我在我者不知

其為在彼者在彼者不知其為在我者還是
一箇還是兩箇今將自己取証昔者莊周夢
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栩栩喜意自喻適志
矣而不知蝴蝶却是做夢的莊周俄然而覺
則遽遽然周也不知莊周乃是覺來的蝴蝶
然則周為蝶與蝶為周與周與蝶則必有分
矣蓋以夢覺而分彼我我是夢中之蝴蝶彼
為覺後之莊周若以一人而分夢覺曩為夢
裏之蝴蝶今為覺後之莊周故曰則必有分

蓋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若果是兩箇須索
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此之謂物化
言古今夢覺混融為一也蓋必到物化田地
方能不物於物不然則常在大夢中昏昏默
默而不知反於大覺知他誰為蝴蝶誰為莊
周而惡識其所以然所以不然哉爾時方壺
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爰有至人 南郭子綦 隱几喪我
形槁心灰 指陳三籟 訣我天機

吹萬不同 若或使之 言隱榮華 自忖則知 彼是無耦 執此道樞 圓神不滯 是非蠶起 何是何非

怒者其誰 小知鬪心 而有是非 彼出於是 物論自齊 得其環中 無始無終 非指喻指 只爭彼此

非彼無我 心死可悲 各是已是 是亦因之 齊物論者 以應無窮 以指喻指 視人猶已 天地一指

萬物一馬

各不相非

我何為者

無物不可

無物不然

蓬楹屬施

通為一馬

知通為一

惟彼聖人

和以是非

休乎天均

為是不用

而用諸庸

惠不據梧

昭不鼓桐

何成何虧

渾然大同

他人有言

是究是圖

因是而已

其有謂乎

無謂之旨

滑疑之耀

秋毫可大

太山可小

殤子可壽

彭祖可夭

不立封豨

自絕爭忤

大道不道

大辯不語

止所不知

葆光天府

堯德非進

孔知亦微

神矣至人

大覺不迷

今我有辯

孰待正之

和以天倪

寧用待而

吾喪吾我

天均則休

夢為蝴蝶

覺乃莊周

猶然物化

千古悠悠

文評

鈞天之樂鞀鞀鏗鏘常山之蛇首尾相望驅車

長坂修爾羊腸過脉微眇結局廣洋尋其正眼
開卷數行

先以喪我二字為一篇之眼目繼以天籟提上
一步說為眼目中之正眼如下照之以天天均
天府天倪皆從此生小知以下皆言有我又自
我中提出箇真君來暗應天字迷了真君便有
是非提出因是二字作為齊物論之眼目以下
反覆議論只說因是以和是非而休天均作一
結是非之彰道之虧也滑疑之耀聖人所圖又

將滑疑二字作因是之眼目至止其所不知至
矣以天府作結又將止其所不知作滑疑之眼
目引堯舜孔子歸重於大覺之神人將和之以
天倪作結總結欲齊物論必待此人末却道我
亦從夢中覺來者應上覺字首尾照應斷而復
連藏頭於回顧之中轉意於立言之外於平易
中突出多少層巒疊嶂令人應接不暇奇哉妙
哉

齊物論卷二

內篇養生主第三

虛字集

養生主養其所以主吾生者也其意則自前
齊物論中真君透下蓋真君者吾之真主人
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日夜與物相刃
相靡於利害之場行盡如馳而莫之止可得
謂之善養乎此篇教人循乎天理之自然安
時處順將使利害不驚於心而生死無變於
已然後謂之善養主人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涯際也。盡也。人生百年為期。會有涯盡。而心之思慮千變萬化。則無涯盡。此箇思慮。禪家謂之識神。播弄主人。無有休歇。永嘉禪師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他心意識。痴人喚作本來元神。認賊作子。害事多矣。今天下之人。皆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智。虛幻之身。不

過百年。作為千年萬年之計。將箇主人。相刃相靡。於是非利害之場。豈不殆哉。言瀕於危。亡而不自覺也。若能猛省。速改。猶可及止。既已殆已。而猶自以為知。馳騁不休。終迷不悟。亦終於殆而已矣。老子清靜經有云。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着萬物。既着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未失真性。所謂

殆而已矣意蓋指此且吾生自未始有物以
來太虛之體本自清靜其有善惡念頭猶如
太虛閃電非所宜有况復見之於行至有形
迹乎學道者只宜虛靜恬澹寂寞無為常使
一念不起萬緣皆空如是安養主人許有進
步所以六祖惠能指人不思善不思惡時是
汝本來面目善惡尚不許思况復為之而至
於近名犯之而至於近刑不亦遠之又遠乎
且善必近名惡必近刑皆事之有因果者有

情下種則因地果生曰不近刑名則無因可
知故此二句當如此看即此不思善惡便是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
謂性也學人當守此中極以為常經故曰緣
督以為經督者人之中脉下貫尾閭循至斷
交故以督為中訓玄教家通此督脉引氣而
上行至泥丸謂之子欲不死脩崑崙然後可
以引年此云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却不是如
此說緣督只是借喻莊子書論性宗處居多

養生主只是說性言人能常守此中則性在是而命亦在是故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又不至於虧體辱親故曰可以養親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故曰可以盡年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譔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軼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謫然已

養生主
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
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
得養生焉

夫物各有理順其理而處之則雖應萬變而
神不勞故以庖丁寓言事譬則牛也神譬則
刃也所以不至於勞且傷者則何故哉各得
其理而已矣昔者庖丁為梁惠王解牛觀其
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動
止周旋皆有成度又奏刀之聲砉然騞然騞

然皆中音律桑林首經古樂名庖丁解牛其
技如此可謂精矣故惠王譔而善之譔歎辭
也庖丁言臣之所好道也非技也技進而精
至於自然而然不知其然則不得以技名之
而名之曰道當初學解牛之時目中所見無
非牛者三年之後則見牛之一身筋脉骨節
各有虛處可以游刃不見其為全牛喻如初
學道時人間世務看不破觀不透只見萬事
叢挫擺脫不開功夫純熟之後則見事各有

理理有固然因其固然順而應之大大小小
全不費力又言臣當時解牛尚以目見審視
虛實而後下刀今則但以神遇而不以目見
官知止而神欲行官謂手足耳目之官知止
者遇有齟齬便知止而不行依乎天理牛之
天然腠理也大卻骨肉交會之處也大窾空
處也批開也卻讀曰隙導引刀而入之也肯
綮骨肉聯絡之處筋節所在也大軋大骨也
言我之技精妙恰好未嘗經一肯綮况大骨

乎良庖歲一易刀有割切尚用力也故刀久
而會傷族庖月一易刀衆庖技劣不識卻窾
一遇大軋便有毀折而臣之刀以十年為率
用之九年所解不下數千牛可謂勤且久矣
而刃若新發於硎芒刃如故硎砥石也彼節
者有間而刃者無厚以無厚之刃入有間之
節嘗見恢恢乎寬哉游刃有餘地矣又焉得
損乎雖然每至於族則吾見其難為族聚也
言我每至筋骨聚會盤結之所心手雖熟亦

必怵然警惕寧視止觀遲其批導微其運動
惟恐一犯肯綮及其譟然已解則如土之崩
委於地於是提刀四顧躊躇滿意細看刀刃
拂拭盪磨善而藏之正意若謂事到盤錯亦
必動心忍性不敢率意而行蓋境順則易境
逆則難防檢少疎恐有虞失驚神多矣通篇
模寫庖人情狀宛然畫筆末結一語有萬鈞
之力為去聲 中 去聲時居彼 若呼 歷 駟呼 麥
紫苦挺 輒 為 去聲 下 二 為 並 同
譟化百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
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
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
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與平 王去

右師官名介獨足也右師乃剛足之人既以
身犯虎口苟全性命乃復貪心不止撚指龜
鼻遊於殼中故公文軒見而驚之曰是何人
也而胡為乎介也其天成之與人為之與蓋

右師雖非天成然常人不剛而彼獨剛之若
天刑之者故曰天之生是使獨也何也人之
生也皆天與之形道與之貌故人之貌有與
也然人人皆同而彼獨有異以是知其天也
非人也知非人則不當尤人知其天則當安
命安命之人不着外物以驚其神澤雉十步
一啄百步一飲飲食如此之難然而不求畜
乎籠中蓋以神雖王而日有驚擾不喜也今
右師處於樊籠之中不及澤雉多矣可謂善

養生乎善養生者利害不涉於其身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
友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
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
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
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
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
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薪火傳也不知其

盡也

縣音玄

夫至人無恩不以戀戀之情係乎其人老子
死而秦失弔之三號是也門人疑其薄友則
非矣秦失以正意答故兩然之却說老子死
而老幼哭之皆盡哀翻覺老子有不是處必
其所以會合人心者必有深於用情之處故
不求譽而譽者自至不求哭而哭者自至遁
天理倍人情忘其未始有物之先所受之正
而隨俗化情非至人也故曰始以為其人也

而今非也非至人則違天矣古者謂之遁天
之刑刑者型也型者成也蓋理之一成而不
可易者兩稱古者謂之見得古人方有此議
論今人則不然今人但以生死係念於是生
而慶死而哭不知此直世情非道情也死生
一來去耳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子
指弟子而教之之詞一來一去安時而處順
則哀樂之情自不能入也此便是至人生死
無變於已者如此則帝之縣解矣帝謂天帝

縣如倒懸之縣困縛之義帝亦未嘗以死生
縣人人自縛之翻疑為帝無變於已則帝之
縣自解矣今人謂死為盡直哀其盡也而哭
之又非也不知自大道而觀同在大庄廓中
一氣混茫嗣續不絕滅於東而生於西喻如
火相得薪則傳指薪而觀會有窮盡然盡於
此者續於彼自古及今曾見有火盡時耶薪
喻四大火喻元神薪則不可謂此薪為彼薪
火則不可謂此火非彼火達觀者可以無變

於死生之故矣此秦失正教弟子所以三號
而出之意於是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
義而作亂辭

緣督之經

解牛之丁

可以保身

可以養生

利害不涉

存沒吾寧

澤雉畜樊

介者其刑

哭死盡哀

晞必倍情

適來適去

胡喜胡驚

薪盡火傳

莫指其窮

文評

此篇凡四段謂養生主者守中順理利害不涉於身死生無變於已其意皆在言外要人深思而自得之所以為妙不似今之作文一開口便說主意又或立作柱子皆下乘也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一

終

虛字集

書名			
版別	冊數	8	紙
定價		50.00	中
編號	字第	661	中

北京市中國書店定價簽

壽

文胃養生主者守
 於巴其
 理則害不涉

子

似